

降雪

藤原伊织探偵小説

〔日〕藤原伊织

曹逸冰 译



降雪

Contents

231	大丽菊之夏	151	红之树	141	番茄	107	银之盐	055	降雪	001	台风
-----	-------	-----	-----	-----	----	-----	-----	-----	----	-----	----

YUKI GA FURU

©Machiko Fujiwara,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299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降雪 / (日) 藤原伊织著 ; 曹逸冰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ISBN 978-7-5534-6498-5

I. ①降… II. ①藤…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330号

降雪

作 者	[日]藤原伊织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498-5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台
風

我只见过一次杀人犯，当时正好 14 岁。那真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平凡上班族而言。而今天 40 岁时，我险些见到第二个——

吉井卓也将体重倚靠在吊环上，将朦胧的视线投向昏暗的窗玻璃。雨滴拍打在玻璃上。那水势简直跟瀑布一样。那是上电车后突然下起的雨。

话说回来，今早的新闻里的确提到过，台风要来了。

“带把伞吧？”

他回忆起，出门时妻子在他背后提了一句，但他答道：“不用了。”

几乎是最后一班车。好冷。倒不是因为下雨，而是冷气开得太猛了。车里挤满了疲惫不堪的上班族。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看报纸杂志，有的则面无表情地发呆。一如既往的回家时间，一如既往的平凡光景。唯一不同的是，晚回家的理

由并非加班，而是警方的审问。

今天傍晚，他在公司的会议室被刑警问这问那。好比今天被捕的西村浩一的犯案动机——他的职场环境、精神状态，等等。

吉井是营业一课的，所以西村并不是他的直属部下。他以前倒是带过西村一阵子，但三个月前西村被调去了二课。西村才 26 岁，应毕业后便进了公司，当了销售员。

今天下午，太阳当空照的时候，他突然袭击了他的上司——营业二课课长及川信幸。

当吉井跑完业务，擦着满头大汗走出电梯时，办公室里已是一派剑拔弩张的氛围。一进房间，他便听见有人高喊一声，快叫救护车！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办公室中央。定睛一看，及川正倒在窗边。周围有滩血。一旁则是茫然若失的西村。人高马大的他耷拉着双手，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反光。围在旁边的同事们不时呼唤西村的名字，但没人接近他。见此光景的那一瞬间，吉井便径直走向了西村。

吉井走到西村旁边时，西村将脸缓缓转向吉井。表情中看不出一点阴影。视线没有焦点。但他总算认出了眼前的人。突然，他泪如泉涌，说道：

“吉井课长……”

吉井伸出手道：“把那东西给我。”

“吉井课长……”

西村再次喃喃。

吉井又将手伸长了些。西村微微一颤，这才意识到自己

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粗壮的手缓缓张开。那东西就在手心里。

好大一把美工刀，长长的刀刃上赫然是血。

“我……我……杀人了……”

“还不一定呢，这种东西杀不了人。”

低头一看，矮小的及川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吉井深呼吸一次，望向西村的左手。起着红疹子的皮肤上，还粘着似曾相识的褐色物体。这时，一群人急促的脚步声遥遥传来。

警方的问话结束后，吉井赶往急救医院。走廊里站着二课的课员赤松，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像是及川的妻子。她一脸疲惫，看上去比她丈夫老十多岁。不知为何，见到她的那一瞬间，吉井忽然心想，原来那家伙有家室啊。寒暄几句后，紧张尴尬的氛围笼罩下来。

吉井跟赤松使了个眼色，离开走廊。一路上，他小声询问着事情的来龙去脉。走着走着，遇到了几个医生，还有警官们一路小跑着冲出病房。而吉井与赤松则走进病房，将医生团团围住。医生从容不迫地说，外伤足有二十多处，但伤口都很浅，三个月左右即可恢复。而且所有伤口都没伤到动脉，应该不会留下后遗症。

及川的妻子长舒一口气。

吉井从旁插嘴道：“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公司也会尽力帮忙的。”

也不知她是用怎样的心情听这句话的，眼中仿佛带着憎

恶的光。

吉井回到医院大堂，给所长打了个电话。

“是吗，还好没事。”这通电话，所长已等了许久。他焦急地听取吉井的汇报，长叹一口气：“那吉井，让年轻人在那儿看着吧，你先回来，我要详细问问你是怎么跟警方说的。还得跟总公司汇报呢，刚才时间太紧没来得及……”

吉井思索片刻，一字一句道：“哦，今天太晚了，还是明天再说吧。”

他直接把电话挂了。挂电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说个不停。

中层管理人员，立场特殊。既然发生了那种事，就不得不用不寻常的方法去应对。中等规模的开发商的小营业所。所长说得没错。他们必须事事跟总公司汇报，而且总公司比营业所更关注案件的发展，焦急不安。有几个记者已然找上门来，所长疲于应对，所以吉井也不是不理解所长的心情。

只是吉井在考虑的是，辞呈该怎么办，他早就决定明天递交辞呈了。该用什么借口呢？他边想边往附近的车站走去。

那时，还没下雨。

一周前，吉井发现办公室另一头的营业二课有些异样。

及川比吉井晚两年进公司。他的小组专做一室户出租公寓的生意。业务内容嘛，说白了就是“打电话”。对着外头买来的各种企业的员工名簿，四个课员夜以继日地打电话。名簿里的人鱼龙混杂。很少能让本人接电话。就算接电话的是他本人，通话时间也非常短。愿意听你说完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能约到客户见面的概率就更小了。只是一旦约到了宝贵的客户，成功签署合同的可能性就会陡增。所以推销的关键就是约见客户。

吉井的业务是出租办公楼给中小企业。在吉井手下工作时，西村的业绩并没有差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虽不善言辞，但只要听他说一段时间，客户就能感受到这位大个子青年诚恳踏实的为人。

调动岗位之后，他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说电话推销房产的关键是电话的头十秒。从这个角度看，西村

实在无法胜任二课的工作。虽有工作流程指南，但照搬照做还不够，很讲究技巧。在本人接电话之前，不能报出公司的名字。要用兴高采烈的口气，让对方误以为你是客户的好朋友，以便让客户接电话。

西村缺乏推销员所必需的感染力与魄力，自然拿不到一份合同。于是他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消沉的心情影响到了他的动作与语气，让他比平时更加无精打采，没了精气神，连拨号的动作都变得沉重了。不稳定的气场在他周围飘荡起来。

吉井身为他的前任上司，还是挺担心他的。上周的一天上午，他出差刚回到公司，便看见了死气沉沉的西村。及川正好不在。

吉井起身走到西村的办公桌旁，问道：

“干什么呢？”

“啊，吉井课长……”

吉井停住了正要按电话号码的手，抬起头来。只见西村左手上胡乱缠了好几层胶带，鼓鼓的，跟个小橄榄球一样。而听筒就卷在那些胶带里。

手与听筒，形成一个难看的褐色硬块。听筒伸出的电话线，仿佛某种奇怪动物的尾巴一般。

西村带着浅笑说道：

“昨天我在咖啡厅看高中棒球联赛来着，被及川课长抓了个现行。”

“上班时间吗？”

他点点头。

“我的母校闯进甲子园了。可惜昨天被人秒杀了。”

他报出代表关东出场的高中的名字，继而将视线投向固定在手上的听筒。

“课长说，这是为了惩罚我偷懒。他让我一直打电话，直到约上客户为止，否则就不给我拆……而且是今天晨会上当着大伙的面说的……”

“哦……”

吉井凝视着他的脸。

只见他没精打采地摇头道：“没办法啊……谁让我是个废物呢。”

“那就尽快约个客户吧。”

“对不起。”

“笨蛋，跟我道歉干什么。”

吉井正要离开，又瞥了瞥西村的手。他这才发现，塑料与肉组成的纺锤形硬块，正瑟瑟发抖。

午休时间到了，西村手上依然缠着胶带。

即使吉井坐在自己的座位，也能听见及川的大吼。

“叫外卖去！你这种窝囊废，总能单手拿筷子吧！”

之后，吉井将及川约去了荞麦面馆。

“他再怎么不中用，你也不用这么对他吧。”

“你说西村吗？”

吉井点点头，吸了口挂面。

舀着猪排饭的及川停下手来，说道：“请您别干涉内政，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吉井前辈，”及川瞪着吉井，“您那边的生意好做啊，最近办公楼的需求量开始上涨了。可我们还在谷底挣扎呢，为了完成指标，必须每天拼命才行。经济不景气啊。这年头，有兴趣买没人要的一室户的，不是没常识的，就是活化石。可上头居然把那种窝囊废调到我们小组来，亏他长那么壮，一点用场也派不上。碰到他算我倒霉，那种傻子，再教育他又有什么用啊。”

“把他调过去是人事部决定的吧。”

吉井淡淡地说道。他不是听不出及川的话中带刺。

泡沫经济破灭后，一室户公寓的需求量锐减。当年买这种公寓对有点小钱的人而言多少有些节税效果，可税制调整过后，连节税效果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两家专做这种公寓的大型房产公司相继倒闭，也是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爆炸性新闻。本身条件好的房源倒是出现了回春的迹象，但总公司在泡沫经济期随便买的地，条件实在太差了。及川的营业二课，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

“你别嫌我啰唆啊……最近的年轻人呀，可能不适应你的那一套。”

“不是适不适应的问题。不让他拿出点拼劲来怎么行啊。”

“你别看西村长成那个样子，其实他胆子很小的。”

“我知道。我也是在教育他啊，教育。”

“光是惹人反感，称不上教育吧。”

“反感？”及川将饭碗放在桌上，直视吉井，“反感啊，举双手欢迎。那家伙在这三个月里连个客户都没约上，更别说是合同了。这种窝囊废，还是快点离开我们这行较好。我也是为了他着想。要是工资直接和业绩挂钩，那种废物就会立刻消失了，真是……”

真变成百分百佣金制，你也会消失的吧——吉井硬把这话吞了回去。

“再说了，那家伙好歹还有个大学文凭呢，居然连宅建资格都考不出来。难道吉井前辈，您愿意把那窝囊废要回去吗？”

“你是在讽刺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吗？”

“岂敢，岂敢……”

及川说完这句，再没吭声。

他说的话也有那么几分道理——吉井进公司不到两年，就把宅建的主任资格考下来了。连这种能力都没有的人，的确没有在这一行生存下去的资质。

吉井无法反驳，唯有默不作声地吃他的挂面。

那天过后，西村依旧没有起色。

二课开完晨会之后，及川便亲自给西村缠上胶带。见状，有些人不忍再看，有些则装出无视紧张氛围的样子，兴高采烈地聊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夜里 10 点。

吉井不时朝西村那边望去。

办公室很小，坐在吉井的位子，能清楚地看见西村宽阔的背脊与连着听筒的左手。

然而，吉井也不过是在西村受罚的第一天跟他说了几句话而已。

而今天，案件终于爆发了。

吉井再次回忆起身在医院走廊时听赤松讲起的种种话。他说，我今天一直没离开过公司。

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叫了外卖。大概2点不到吧。普通人吃午饭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医生、律师和有钱人，所以销售部门会避开这段时间用餐。赤松和另两位同事陪着西村叫了外卖。平时他们都会出去吃饭，可见同事们还是挺同情西村的。

所有人都点了凉面，唯有西村要的是拉面。

短暂的午餐会开始了。气氛尴尬，几乎没人说话。西村也闷声不响地吃着涨开的面条。

吃着吃着，赤松偶然抬起头。只见西村正用缠着胶带的手端着大碗。听筒悬在空中，电话线绷得紧紧的，他的右手则抓着碗的边缘。

这么热的天，难道他想喝面汤吗？

就在这时，西村把碗弄掉了。

碗在西村的膝头反弹了一下，掉在地上。陶器破碎的声音传来。

赤松看见许多面条挂在西村的夏装裤子上，面汤把米色的裤子弄脏了一大块。

赤松赶忙将一旁的面巾纸盒递给西村，但西村没有反应。

“不烫吗？”

赤松问道。可西村还是没有反应。

就在赤松盯着他看的时候，突然，西村脸上浮现出奇妙的微笑。

只见他转向听筒，用异常冷静的语调缓缓说道：“若您对税款不满……”

赤松呆呆地望着他的侧脸。西村并没有拨号码，他在对着并不存在的人说话，没有表情，也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劝诱消失在虚空中。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周围的同事不忍再看，只得做回自己的工作，但没人能集中得了注意力。

所有人讲电话的语调和速度都下降了。因为，他们的办公区已被西村源源不断的单调噪音支配。

就在这时，及川回来了。

吉井正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个喝醉了的中年男人。他张开大嘴，呼呼大睡，年龄跟吉井相仿。伴随着电车的摇晃，男子的脑袋也左摇右摆。坐在一旁的白领丽人很是反感，一次又一次用肩膀推开他的头。然而，男子并没有睁眼。

上车快 30 分钟了，路程却尚未过半，估计要 12 点多才能到站吧。公车的末班车也开走了，吉井不得不走路回到几年前好不容易攒够钱买的三室一厅公寓。

他再次将视线投向窗玻璃。雨好像变大了。连窗外的亮光都变得朦胧起来。

他又回忆起了在医院听赤松说的事，其中也包括西村出乎意料的一面。

赤松忽然说道：“也许那家伙会发飙，不光那一个原因。”

吉井盯着他的脸，问道：“西村跟你提起过什么吗？”

他摇摇头，答道：“不，那倒没有……和及川课长的惩罚比起来，那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怎么说？”

“受罚的第一天，那家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啊，晚上临下班时，他自言自语了一句：‘左手都烂了，还怎么搭手桥啊。’这话正好被我听见了。”

“手桥？”

“台球（Billiard）的手桥啦。课长，您平时打台球吗？”

吉井没有吭声。赤松意识到吉井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便解释了起来。

“打台球时，不是要用左手撑着球杆吗？用食指做个圈。那就叫‘手桥’。”

“西村还会打台球啊？”

赤松不禁苦笑，大概跟吉井用了个老词儿^①有关。

“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台球吧。嗯，就这一样。”

① 吉井用的是日语中固有的“玉突き”，而赤松用的是外来语billiard。